

回首憶刊—— 原住民刊物的回望

原住民刊行物への回想

A Retrospection on Aborinal Publications

卜衰·伊斯瑪哈單·伊斯立端（《山棕月語》編輯）



歷史猶如串起的一首歌，隨著當代的節奏和舞步牽動著心臟的脈動，帶動血液源源不絕地流動著。而每一首歌與激情，都是歷史命脈的激力。

刊物 串聯思維的第二選擇

在不遠的1979年，台灣掀起了第一波紅色的浪花，讓台灣走入了民主、自由的現代式。而於此時，台灣原住民的知識份子也開始了「我思故我在」的定位論，更將當時純聯誼性質的旅北山地大專聯誼

會，轉型為民族政治色彩宣傳之社團——企圖讓更多的山地生（前稱）能更正視原住民議題、取得更多的共識，以便在此波濤中乘浪衝擊。而在這股反思及前進中，除了聯誼之外，刊物成了當時第二個串聯思維的選擇。

刊物流動 掀起另類原運

80年代，原住民運動隨著台灣社會運動達到了高潮。除了街頭運動之外，在有限的環境空間裡，要讓這股氣流吹進

卜衰·伊斯瑪哈單·伊斯立端



原住民各個角落（尤其是原鄉），是有其困難度的。因此，唯有靠刊物之流動，才能激起更多知識份子的參與。這些刊物中，有幾個在當時是具指標性的，如北部台大的《高山青》，中部的《獵人文化》，南部的《原報》，布農族的《山棕月語》等刊物。這些刊物，當時在不同時間、地點相繼出現和沒落，像海中之浪捲起於沙灘上；也像夏日陣雨於山中般讓人記憶深刻。

民主位移 漣漪不再

隨著台灣民主、自由位移的快速，這些刊物壽命都不長。雖然有的刊物曾企圖在部落復刊，但都未能如願，究其原因大致如下幾點：

- (1) **經費不足**：辦刊物最重要的是經濟的支撐，一般原住民的刊物大多以志工為多，所以人事費不多，大部分都在印刷、郵寄等項下之費用欠缺而停滯。
- (2) **組織鬆散**：一般辦原民刊物之組織，都是以熱情和對原住民事務關心之集合體，並無特別的

若要重新賦予原住民刊物生命，可嘗試在部落或小型鄉鎮，以小而美的方式，發出行政、宗教以外的第三種聲音；也可做為凝聚共識、相互教育、傳達思維的第三平台。

約束力，所以異動較大，不易持久。

- (3) **對象太廣**：一般刊物在發刊時一定都會有針對性，不過，原住民刊物一般都會因經費及地域所牽絆，導致營運上困難。
- (4) **稿約不足**：70至80年代，大部分的原鄉或原住民社會仍很封閉；知識份子大部分都活在僵化的「效忠」和一元的民主思維，造成稿件的來源不足，也是促成刊物沒落的導因。
- (5) **議題太廣**：原住民族的議題又多又廣，加上有歷史負債，不易取得共識。所以在刊物議題上不容易以政治操弄，所以在對編輯共識難以整合。

(6) **環境不利**：在70至80年代台灣的社會仍籠罩在國民黨一黨之下，這些刊物在封閉的原鄉或原住民社會，有時往往被標籤化而滯礙難行，這也是刊物發展的隱痛。

(7) **手段運用**：刊物只是手段，目的達成就會罷手。

小型區域報 行政與宗教外的第三平台

原住民刊物歷經20幾年頭後，各原鄉也都曾經陸續發行過各種類型的刊物。而依筆者的經驗，若要將原住民刊物重新賦予生命的話，可以嘗試在部落或小區域型的鄉，發行部落第三平台。以小而美的方式，發出第三種聲音（除了行政、宗教以外），讓更多的資訊透過這個刊物，將部落/鄉內和他鄉的子弟相互連結一起，也可以做為凝聚共識、相互教育、傳達思維的第三平台。◆

